



影·事文丛

魔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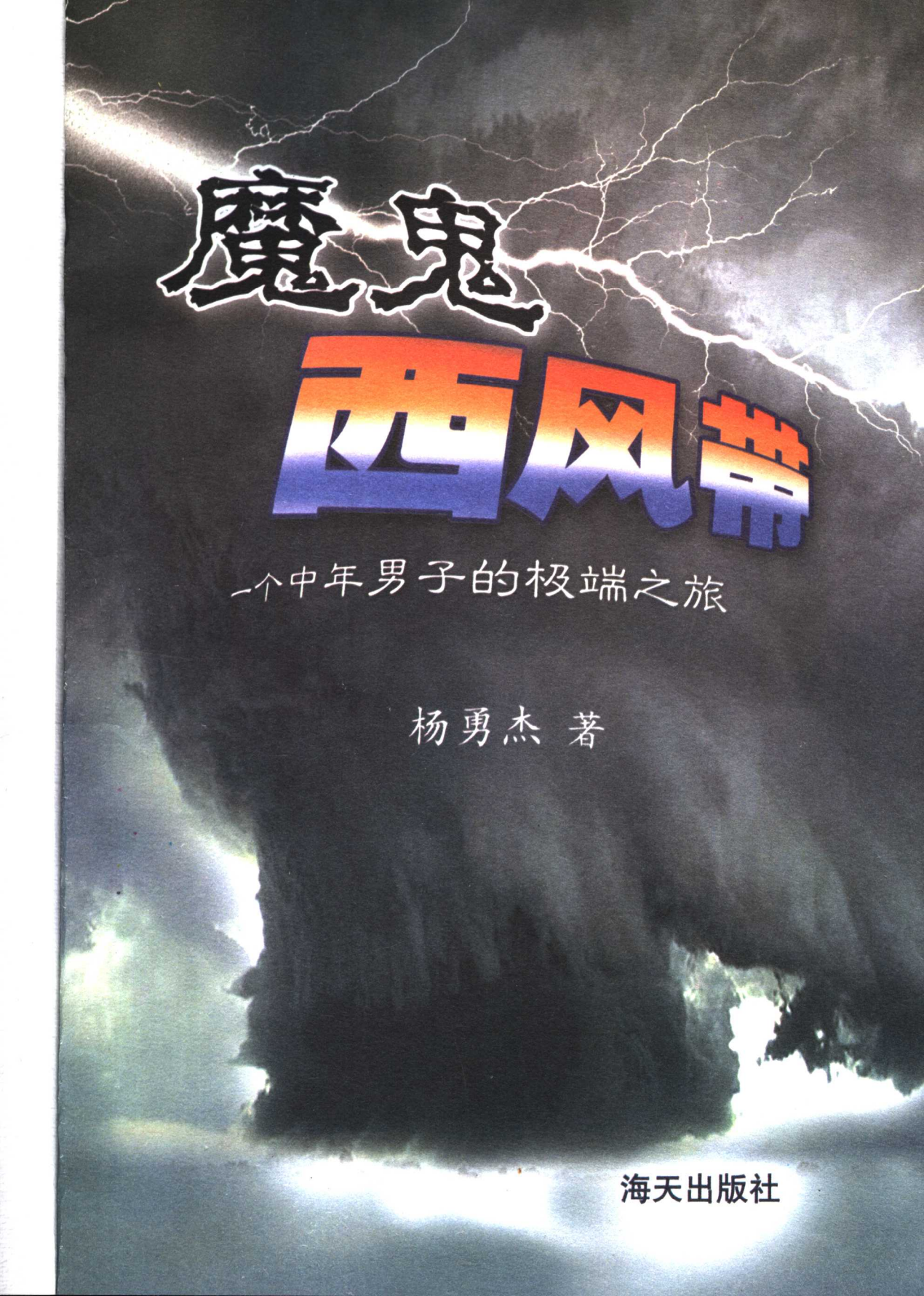
西风带

一个中年男子的极端之旅

杨勇杰 著



海天出版社



魔鬼 西风带

一个中年男子的极端之旅

杨勇杰 著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魔鬼西风带·一个中年男子的极端之旅 / 杨勇杰著.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05.5
ISBN 7-80697-333-8

I. 魔... II. 杨...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0943 号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33)
<http://www.htph.com.cn>

责任编辑: 胡小跃 封面设计: 刘 晖
责任技编: 卢志贵 责任校对: 张 玫

深圳市海天龙广告有限公司制作输出 Tel: 83461000
深圳市希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4.25
字数: 230 千 印数: 1—10000 册
定价: 35.00 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自序

我属于山川河流间

我来自绿色田野间。

但在未走出田野前，如浪的绿色，并没有留住我的心，心驰神往的，是车水马龙的大都市。

30年前，果然就如愿以偿：先是进京读书，再是举家南下深圳，其间纵横交错，天上地下，几乎将全国跑了个遍。不敢说繁华阅尽，但也是遍看繁华。待“尘埃落定”，回头一看，日思夜想的，竟还是田野间绿色的波浪以及波浪间纵横的阡陌和静静的河流——岂止如此，雄奇壮阔的青藏高原、逶迤天际的昆仑山脉、滚滚滔滔的雅鲁藏布江、浩瀚无边的大海……更是时常浮现在梦中。最后，干脆就将目标直接锁定在了南极北极。于是，就有了我的二赴南极、一赴北极之行。

自从1984年我国首次登上南极洲以来的20多年间，关于两极的书和文章，虽不能说汗牛充栋，但也遍布全国各地的大小书架，其中不乏上乘之作，其资料的丰富与权威，记述之详实，笔端流露的才情，都使我自叹弗如，想来想去，拙作《魔鬼西风带》能给读者留下一些印象的，大概就是属于我自己的激情、感受以及联想了。

日常生活中的我，不是个狂野之徒，甚至还算得上是个谦和之人，按时上班下班，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担负起应该担负的家庭责任，几十年，就这么走过来了。但我了解我自己，在内心深处，我并不是一个安分之人，充满了各种幻想和离经叛道之念头，时时澎湃着的是一种难以自制的激情和冲动。人届五十，本应渐趋安稳，不应再有更多的非分之想：世界三极，我已脚踏两级，全国能有几人？应该知足了。但一想到世界上还有那么多未踏足之地，一想到地球上还有那么多未知世界、待解之谜，刚才还平静如水的心湖，顷刻间就像陡起的印度洋海啸，霎时就能将自己淹没。活到现在才明白，我原来属于山川河流间，在那里，我才更加舒展自如，如鱼在水，筋活血旺，神清气爽。究竟这股劲最后能把我“顶”到哪里，我也不知道。这么说吧，如果有一天在繁华的都市里不见了我的踪影，就请朋友们到山川河流间去找我吧！

作 者

2005 年 3 月



CONTENTS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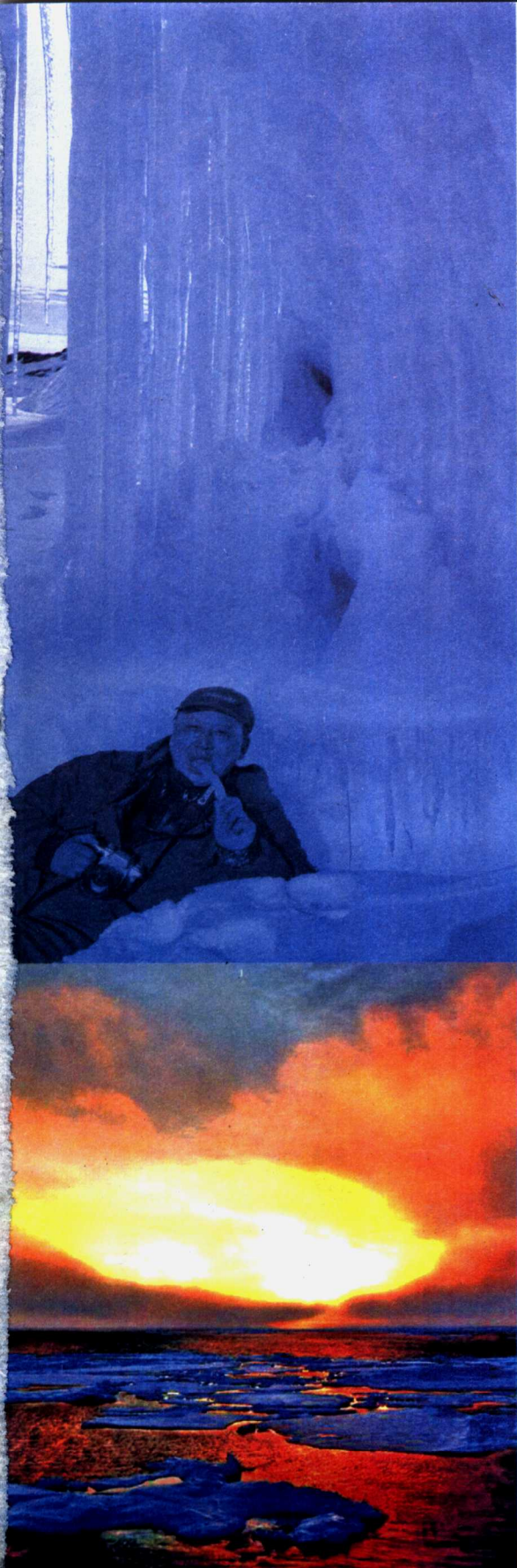
自序 1

上篇：向南

通往南极的路	2
长留心间的遗憾	7
大海的见面礼	11
意外惊喜到“长城”	13
南极仙境天堂湾	16
“裸”泳欺骗岛	18
兴趣盎然会企鹅	21
近在咫尺观鲸鱼	24
“探险家”号上的老外	27

中篇：向南，向南

滋味万千别上海	34
想像的力量	36
欢天喜地过赤道	39
猪的“天堂”	43
与世隔绝的日子	44
孤独的滋味	46
重回“人间”	48
魔鬼西风带	50
神秘的旅伴	52
又见长城站	54
南极“共产主义”	59
光头闪闪照南极	61
挥挥手难说再见	62
昼夜颠倒的日子	64
风雪弥漫中山站	66
冰山巍巍	69
神秘的中国马	72



吃在南极	74
菜刀飞舞帮厨记	76
为冰盖队把酒壮行	78
跟随博士去采样	81
高空编辑图片	84
被逼无奈强破冰	86
冒险卸货在冰上	89
难忘的除夕之夜	93
冰海落水记	97
违规独自去寻静	99
沉醉不知归途	101
白雪黑面南极人	103
相见时难别亦难	105
汽笛一声肠已断	106
滔滔大洋作证	108
人类，为什么要去南极？	111

下篇：向北

“雪龙”长鸣启大连	120
船上“粮草”知多少	122
日本海为之起舞	124
“雪龙”临时抛锚	128
白令海上说白令	130
“雪龙”号纪事	132
老鼠也晕船	139
夜半狂涛	141
与爱斯基摩人零距离	142
北极风光	147
冰上历险记	150
依依送别外国队友	152
小艇被困巴罗湾	155
冰海惊魂	157
“雪龙”号上的“美容院”	159

冰站见闻	162
北极熊，你在哪里？	164
两千米高空看北极	166
小机器人冰下历险	168
冰站之夜手足情	170
北极裸奔记	173
雪地篝火晚会	177
终于见到了北极熊	181
北冰洋为何钓不到鱼？	184
未见北极光的遗憾	186
遭遇强气旋	189
令人沮丧的中秋之夜	191
一个不解之谜	193
阿拉斯加的悲喜剧	196
再遇阿留申低压	198
沉思黄浦江	200

附：关于海洋的沉思

204/ 研究自然需要历史大尺度
208/ 站在北冰洋俯视大洋底
211/ 大洋环流
——不可抗拒的力量
213/ 沙尘暴

——抗击地球变暖的幕后英雄





上篇

向南





通往南极的路

在非常非常遥远、遥远到几乎难以计算的某一天，冥冥之中，上帝悄然举起了他那巨大的右手，在或怒或喜或悲的某一刻，挥拳向地球的最北端砸去，那里立即被砸出一个深深的“大坑”——平均海深1280米、最深为5330米、面积1380万平方公里的北冰洋；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北极陷下去的这一块，“噗——”的一声，却在地球的另一端——南极“冒”了出来，几乎形成了一一对应的关系：平均高度1830米，海拔最高处5139米，总面积1400万平方公里。更有意思的是，这两个地区，在形状上也有明显的相

悠悠沉船，皑皑雪山，湛蓝天空，
南极风光，令人陶醉





似，如果将南极大陆沿着海平面切割下来，倒扣进北冰洋，南北两极正好都会成为平地。

人的神经，犹如绷紧的琴弦，不定哪一根，不定因了什么外力的撞击，就会发出铮铮琴鸣。人生的许多“意外之举”，往往都是因了这种撞击而起，并循着袅袅琴音，渐行渐远……当然，其结果可能千差万别。

撞击我南北极神经的“外力”，就是1999年3月的某一天，国家地震局位梦华先生发表在报上的关于南极的一篇文章。此类文章过去虽也看过，但不知为何这次却在我心中激起了狂涛巨澜，久久不能平静，循着这一“琴音”，我便开始了关于南极的“胡思乱想”。上述既非科学考证、亦非神话传说、完全是自我凭空杜撰的“南北极成因”，竟把自己大大激动起来：这简直太神奇、太不可思议、太有诱惑力了。激动之际，我的大脑里经常展现出茫茫无际的冰盖、雪白耀眼的冰山、憨态可掬的企鹅……我的魂儿，似乎一下被摄了去。更耐人寻味的是，平时那些有时清晰、更多朦胧、热爱大自然、向往大自然的潜意识，此时全都一齐苏醒，从各个潜伏的角落，聚起一支支队伍，浩浩荡荡地向着南极这面大旗下进发、会师，气壮山河般向我请愿、向我呐喊：到南极去！到南极去！一时间，我竟被弄得有些神经兮兮：非常严肃的会议上，我会突然生出想像的双翼，向着遥远的南极，翩翩而飞；青灯黄卷，夜深静读，眼前的一个个方块字，会突然“活”了起来，幻化成南极的一座座冰山；明月当空，万籁俱寂，万家灯火次第熄去，我仍会激情澎湃，夜难安枕，只好悄然出门，于无边清辉中，向着地球最南端，长久地出神……

一日妻忽问：“最近你心里好像有什么事？”

“……”

“怎么？还不好说？”

“我想去一次南极。”

妻将手伸过来，放到我的额头上：“不发烧呀，怎么说起胡话来了？”

推开她的手，我正色道：“要说是胡话，我这是以胡话的形式，说出了心中一个久藏的秘密。”

“秘密？还久藏？一块生活16年了，我还没有发觉。现在我倒想好好听听。”

“不光你没发觉，我也是最近才慢慢清晰，逐渐形成明确思路的。”



妻仿佛一时困惑了，睁大着眼睛，静听我的下文。

我整理了一下思路，仿佛追忆般说道：“随着年龄的增大，我越来越发觉，一般情况下(只是一般情况下)，一个人最终干成了什么事或从事了什么职业，往往与他小时候的某种朦胧意识有很大关系(当然不是绝对的)。说起来有点玄，你可能不信，去南极想法的产生，竟与我上小学时唱的《歌唱二郎山》这首歌有关系。‘二呀么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当时我年龄小，还不理解歌词的意义，只知道跟着大伙一块儿吼，但歌中所描绘的壁立万仞的二郎山，它的雄伟，它的苍凉，在我的脑海中形成了神秘的意象，产生了今后要亲临其境、亲自登之于上的朦胧意识。应该说这一次，是我骨子里天生的那种向往大自然、向往苍凉、渴望云游天下潜意识的最初萌动。但也只是萌动，只是一种朦胧意识。而使这种朦胧意识瞬间变得较为清晰，接近一种理念的，是我前不久读的《余纯顺孤身徒步走西藏》。说来可悲，也令人深思，余纯顺自1988年开始‘孤身徒步走访全中国’，到1996年在罗布泊成为‘倒下的铜像’，这8年间，这位传奇般的英雄，克服千难万险，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走完了4.2万公里的行程，已接近阿根廷人托马斯的4.5万公里的世界纪录。8年间，他走得惊天动地，跟随他的报道轰轰烈烈，但现在回想起来，这事基本上没进入我的视野。直到1999年，才偶然买来这本书一读，结果一读就放不下，书没合上，就产生了一股冲动。这是一种什么心理现象我不知道，但令我感兴趣的是，人的某种意识，竟然可以潜伏几十年，直到几十年后才发挥作用；而对自己本来很有价值的信息，当时却进入不了视野，直到若干年后，时候到了，发育成熟了，才突然被某种偶然因素引爆、点燃，直到燃成熊熊大火。若问我为什么要去南极，这就是我历史的、现实的、方方面面的复杂原因，是我真实的心路历程。”

听完我的陈述，妻好一会儿没说话，然后才道：“为去一趟南极，你背后竟还有这么多深刻的思想，这倒是我没有想到的。不过听了你的话，我非常理解你，也尊重你的意见，家里的事你不用挂心。只是，通往南极的路在哪里呢？”

这就是我的妻，排球运动员出身的妻，清华大学双学位班毕业的妻，深明大义的妻。自从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在北京体育大学相识以来，每遇大事或关键时刻，她所表现出的大气和豁达，都给我很大的帮助，这一次同



冰山巍巍，奇寒无比，但这里却是企鹅美丽的家园，千万只企鹅的“集会”，亦是南极一道美丽的风景

样也不例外。但的确如她所说，通往南极的路在哪里呢？

曲曲折折，找到位梦华先生的电话。位先生告诉我，通往南极之路，在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一号，在国家海洋局，在海洋局的极地考察办公室——作为我国惟一负责极地考察事务的专设机构，极地办（以前叫南极办）负责所有南极考察工作的组织与实施以及记者名额的分配。并被告知，2000年，极地办要组织第16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如要想去，这是一个机会。我一听兴奋不已，但又一片茫然：北京体育大学毕业的我，居京15年，虽不知多少次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面的那座大楼前路过，但我与它的瓜葛，始终停留在只认得那座楼的程度，在整个大楼内，在整个海洋系统中，可以说是



“举目无亲”，两眼一抹黑。后来还得知，由于南极考察是个热点，许多媒体都想派人前往，每次记者名额的分配，都像各单位分房一样难办，僧多粥少，各种各样的关系，都会从各种不同的渠道，走到它们的办公桌上，形成激烈的竞争。作为一张地方报纸，能占得一席之地吗？于南国边陲，我曾不断这样自问；在孤灯下独坐时，我也不断这样暗忖。问着忖着，蓦然记起自我总结的“生命在于运动，关系在于走动，办事在于活动”的“三动说”。一搥桌面，对，坐着想，何如起而行？主动出击，找关系去！这年头反正兴这。

有歌唱道：天下的黄河九十九道弯。为了去趟南极，倒还不至转这么多弯，但从《中国足球报》的朋友A——到他的朋友B——到B的朋友C——到C的朋友D——到D的朋友E——最后才到达极地办的F，也走了这么六道弯。但曲曲折折而进，弯弯曲曲而出的消息却是：2000年第16次科学考察队的记者名额太紧，能否参加，还要等等看。这一等，就是两三个月。急得我真如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宁。直到7月底，才有可靠消息传来：经研究，因第16次科考队的名额太紧张，参加实无可能，如实在想参加，可以参加同属本次队的第三次南极科普考察队。原来，我们国家赴南极，基本上是两条线路，一是跟随我国科学考察队，乘坐我国的“雪龙”号破冰船，穿越浩瀚的太平洋，再入大西洋，到达我国长城站，然后再进南大洋，到达我国中山

不见大洋波浪翻，惟见浮冰铺天边





站。这条线路的特点是时间长、科技含量高，满船都是中国一流的极地科学家，可以学到不少知识；二是坐飞机到阿根廷，于世界最南端的小城乌斯怀亚搭乘外国考察船进军南极。这条线路可以看到最丰富、最典型的南极风光，可以与外国游客同行，但时间太短，一去一返也就20来天，且科学家少，科技含量低，基本上谈不上科学考察，能不能到达长城站还不一定，中山站就更不用说了。我当然希望能走第一条线路，但遗憾复遗憾，虽尽了最大努力，也只能走第二条线路。“毕竟是第一次，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我一边自我安慰着，一边开始着手奔赴南极的准备。



长留心间的遗憾

全队出发的时间定在2000年的元月1日。路线是：北京——温哥华——多伦多——圣保罗——布宜诺斯艾利斯——乌斯怀亚，从乌城乘船直奔南极。

我提前三天，赶到北京。

元旦前的首都，流光溢彩，喜迎新千年的气氛，处处浓烈。但我于此却完全没有心情，所牵挂的是海事卫星电话的事。



12月29日，我一到北京，宾馆未及找，就直扑位于海淀区的耕海公司而去，按照电话中的约定，去租一部从南极发稿必需的海事卫星电话。一手付钱，一手拿货，原以为很简单的一件事，不想竟整整折腾了我两天，几乎耽误了行程。问题出在北京、深圳对接不上，通过电话线路，文图都能顺利传收，但一上卫星就不行。急得我心急火燎，急得该公司的技术员也抓耳挠腮，直到半夜也没弄好。次日一大早，我又风风火火地赶去，但一直搞到中午两点，仍未搞好。此时，我感到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于是，饭没顾上吃，就又赶到城东的北京挪拉斯特芬通讯公司。从下午3点又一直搞到八九点钟，同样不行。我心中的那个急呀！只剩31日最后一天了。若再搞不好，带不去卫星电话，怎么发稿？不能发稿，对记者来讲，去南极还有什么意义？一切希望，都寄托在31日这一天，希望能出现所谓的高手了。30日晚上，我心烦意乱地上街匆匆买了点咸菜、方便面、晕船药之类，第二天一大早，又随着北京上班的人流，赶到了该公司。高手就是高手，搞到中午1点，排除一系列故障后，终于对接成功，据说主要问题是双方的协议不匹配。当电话那头终于传来说接受的文、图都清楚后，我只想对着太平洋和印度洋上的卫星深深鞠一躬，心中顿有“一股幸福的暖流在流淌”。

流淌着，流淌着，2000年元月1日，在这个极富纪念意义的日子，沐浴着新千年的洋洋喜气（后来才得知，全世界都搞错了，2001年才是新千年），我与12名考察队友（主要是云南科协组织的），“流淌”到了首都机场，拟乘下午6点05分加拿大航空公司的波音767客机，正式开始进军南极。到达机场后，按照预定设想，准备抢拍几张出发的照片，用刚刚弄好的海事卫星电话发回报社，以作第二天见报之用。抢出半小时的时间，搅动三寸不烂之舌，说动了机场工作人员，网开一面，手执社旗，一路小跑到飞机旁，请同行队友、无锡电台的王天林拍了数张数码图片。在飞机引擎的巨大轰鸣声中，手忙脚乱地将卫星电话整套传输设备摊到冰冷的水泥地上，撅着屁股就开始发稿。但万没想到，刚才还“流淌”着的那股幸福暖流，此时突然中断，因为标准串口线坏了一个插头——一个小小的插头，怎么也插不进去。就因这点小事，致使租金昂贵的整个卫星电话整体瘫痪，使一切美好的设想都成了空想。

离起飞只有10来分钟了，工作人员一次次来催，我只好急急忙忙将东



身着御寒服，夜半卧“田间”，面向遥遥祖国
(作者在乌斯怀亚城调试海事卫星传输设备)

西收起，连奔带跑地上了飞机。刚一落座，飞机就开始了滑动。发稿失败，使刚刚轻松的心情又蒙上了一层阴影，飞机升空后，一切都不管不顾，只顾埋头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检查原因，查来查去，原来是串口线的一个接口被压扁，致使串口插不进去。我掏出随身带的钳子进行修理，谢天谢地，总算修好了，心头重又云开雾散，一阵轻松。经过40来个小时的飞行，飞机元月3日下午2点多(当地时间)到达了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因始终牵挂着发稿传输设备能否畅通，一进酒店，我就扔下行装，抱着全套设备上了楼顶。左试右试，半个小时后，居然通了，当时心中的那个高兴呀！我赶快回到房间，澡没顾上洗，打开电脑，立即着手写第一篇稿。凌晨4点30分(北京时间下午4点来钟)，我重上楼顶，将第一篇稿顺利发出。站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楼顶，望着脚下的万家灯火，听到万里之外报社电讯室文、图皆清楚的报告，心中的喜悦简直无法言表，抬头望望天，阿根廷的天，似乎也成了“解放区的天”。心想从此大概再也不会为卫星电话的事发愁了。但万没想到，我又高兴得太早了……

3日下午3点15分，我们再次登机，继续向南，3个半小时后，到达了阿根廷最南端、也是世界最南端的小城乌斯怀亚。虽然在布市发稿成功，但被这套通讯设备折磨得快有了精神病的我，始终还是不放心，所以一到乌斯怀



亚，第一件事，还是赶快调试设备。但不知为什么，竟然又不通了。我的心又陡然一紧。是不是房间内信号不好？抱着整套设备，来到楼外，趴在寒冷的地上，从傍晚一直捣鼓到凌晨5时，还是不行。这时也顾不得电话费贵不贵了，数次将电话打回万里之外的北京，问了半天，还是没有搞好。最后答复说可能是串联线有问题，要我在当地重买一条。第二天一大早，别人都轻轻松松地上街观光、购物，我却背上沉重的电脑和卫星电话，冒着小雨，火速进城，手执那条令人恨令人气的串联线，满城乱跑，与一家家电气商店的老板像两个哑巴似的比比划划（我不懂西班牙语），意思都懂了，但对不起，概无此物。顿时，我像泄了气的皮球，一屁股坐在商店的台阶上，任凭汗水、雨水顺着脖子往下流。看着这堆最先进的通讯设备瞬间变成了一堆废物，想想一路因它所受的委屈，两行清凉的泪水怎么也控制不住，刷刷地流了下来。上船后，还是不死心，又数次爬到船顶，对着大西洋、印度洋上空左调右调，期望奇迹出现。奇迹没有出现，但却把我冻得够呛。上了船顶才知道，船上头真冷。漆黑的夜空下，船在滔滔大洋上颠簸着前进，虽在夏季，但夜风犹如利刃，半个小时就冻得人手脚发麻，手指僵硬。极度的寒冷，使我不敢在船顶多待，否则，人再被冻病，将比卫星电话出毛病问题更严重。这次也总结出了一条经验，再赴南极北极，若想在船上使用海事卫星电话，一定要带足够长的电线，将信号接受系统放到高高的船顶，这样，人可以在房间内操作，不然，设想得再好，到了那个环境中也没法工作。这次万幸的是，同行的队友中，有人带了一台打印机，可将我的稿件打印出来，再通过船上的传真机发回报社，总算解了我的燃眉之急。但遗憾的是，一张张美丽的南极风光图片，却是没有办法传回了。什么时候想起，什么时候就遗憾得令人心痛。